

跨文化语用失误与礼貌*

郑宏伟

(广东茂名学院外国语学院, 广东茂名 525000)

摘要: 礼貌语言是促进人们交流的有效手段。虽然礼貌具有普遍性,但是不同文化对礼貌行为有不同的要求,不同文化具有不同的表达礼貌的言语方式。研究表明跨文化交际语用失误与礼貌有着密切的关系。论文从权势距离下的礼貌运用、礼貌策略、礼貌谦逊准则、礼貌话语结构角度分析了跨文化交际中的语用失误现象。研究证明,在跨文化交际中只有遵循同一礼貌模式进行交际礼貌才被看作是正确和得体的,否则就可能造成交际中的语用失误。

关键词: 跨文化; 语用失误; 礼貌

1. 引言

在言语交际中导致本人未能取得完满交际效果的差错统称为语用失误(何自然, 1988, p. 226)。语用失误主要表现为说话方式不妥,或者不符合特定语言和文化的表达习惯,或者说话不合适宜等(何自然、陈新仁, 2004, p. 168)。

跨文化交际语用失误是指不同文化的交际者在交际过程中出现语用失误,因而导致误解不和及冲突等现象。

礼貌主要指人们在交际活动中通过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向他人传递表示尊重关心和同情的信息的行为。礼貌信息的传递是一种双向反映形式,具有合理适度,可接受的特点,因为对人表示礼貌,一方面是为了遵从社会道德规范和文化习俗的规则,另一方面是出于传情达意的要求。信息的接受者如果没有感受到对方的尊重和关注,那么这种信息的传递就毫无效果,甚至是失礼。

导致跨文化交际语用失误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研究表明跨文化交际语用失误与礼貌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大多数社会里都有一些特定的被认为是礼貌的说话方式和行为方式,但这些礼貌言行并非在所有社会里及在任何时候都是一样的。当人们跨越话语或话语的边界进行交际时,如果跨文化交际者对不同文化的礼貌运用和理解出现差异,跨文化交际语用失误很容易发生,因而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和摩擦,导致人际关系紧张和冲突。

2. 礼貌语境下的跨文化语用失误分析

2.1 权势距离

权力距离指的是一个社会中的人群对权力分配不平等这一事实的接受程度。接受程度高的国家,社会阶层分明,权力距离大;接受程度低的国家和民族,人和人之间比较平等,权力距离则小(陈晓萍, 2005, p. 36)。权力距离大的文化形成等级表现明显的礼貌体系,交际双方的关系是非对称的。中国文化是权力距离大的文化,因此中国的礼貌表现具有等级性。例如在汉语中为了表达礼貌和尊敬,人们总是把姓与职务放在一起作为称呼,如有王经理、张局长、赵老师这样的称呼,而在英语中却很少听到 Manager Barber,

* 广东茂名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科研项目。

【作者简介】郑宏伟(1968-),男,硕士,广东茂名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语用学。

Teacher Abbey 这样的称呼。权力距离小的文化形成一致礼貌体系,即交际双方的关系是对称的,享有平等的社会地位。英美文化礼貌以一致礼貌体系为主导。因此,在英美国家中,人们交往,从第一次见面就可以相互称呼对方的名字,即使是上下级之间、师生之间,也是直呼其名,以表示双方关系的融洽,友好和亲近等。

在跨文化交际中,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交际参与者对等级礼貌体系尚未取得一致,语用失误就可能发生。例如:

为了促进贸易,一个美国小组前往四个亚洲国家旅行,他们代表与农业相关的每个细分行业。这个小组包含了种植商、制造商、加工商和研究人员。当这个小组来到第一站日本京都的时候,他们就遇到一个跨文化沟通的挑战。日本的商务人士和政府代表在指定的会议室里与这个小组见了面,他们非常礼貌地问道:“谁是你们的领导者?”美国人的第一反应是哄堂大笑。在他们各自的细分行业中,他们都是领导者,而且没有擅做主张地指定某个人超越他人之上。

在结束了这次并不成功的京都会议,来到第二站东京的时候,这帮美国人就去向自己的大使馆寻求了帮助。在大使馆他们才明白,日本人喜欢让自己的组织层级分明,而在日本政府和日本企业内部,晋升通常都是根据资历做出的。这个小组召集了一次简短的会议,讨论怎样才能让他们的第二次会议成功。每个人都推举 Gene Glassmeyer,一位受人尊敬的资深研究员。

在第二次会议上,当日本人礼貌地询问“谁是你们的领导者”的时候美国人做好了准备。日本人把 Gene Glassmeyer 安排在上座,而且在别人之前先给他上茶。这次会议非常成功,美国人和日本人构建起了关系,这种关系带来了一份日本人进口 2 万吨美国货物的协议 (Sana Reynolds & Deborah Valentine, 2004, p. 51)。

2.2 关联礼貌策略 vs. 独立礼貌策略

关联礼貌策略是通过一些话语策略表现出来的,如关注他人,对他人的事情表现出强烈兴趣,表明自己与对方具有同一群体内的成员资格,与他们有相同的观点,或者以名字称谓等等 (罗纳德·斯考伦, 苏珊·王·斯考伦, 2001, p. 43)。

中国文化特别重视集体文化,个体要被集体接纳,要与集体相和谐。因此,在社会交往中,关切、体谅他人成为汉民族礼貌的模式。中国人认为对他人表示关心和热情是礼貌的行为,甚至初次见面也会相互询问对方的年龄、婚姻状况、子女情况、职业、收入等等。他们认为,通过相互询问一些情况既可表达关切又可缩短彼此之间的社会距离。这样关联礼貌策略成为汉语中比较常用的礼貌形式。

独立礼貌策略是表达礼貌的另一种方式。独立礼貌策略认为交际者的个性应该受到尊重,它强调个人的权利和自我行动能力至少不受其所属群体或群体的价值观念所束缚,并且不受他人的强制。独立礼貌策略表现为:最低限度地推测他人的需求或兴趣,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与人,给他人充分的选择余地 (罗纳德·斯考伦, 苏珊·王·斯考伦, 2001, p. 44)。

西方文化强调 individualism, 它包括个人的自由、权利、个人独立等等内涵。在西方文化中尊重个人的自由、权利和独立是礼貌的,相反就会被认为是不妥当的,甚至被看作是粗鲁的行为。所以,西方的礼貌原则是基于“避免冲突的策略”,是“避免对别人的触犯”或“减少人际交往中的摩擦的一种手段”。因此,独立礼貌策略在西方文化的礼貌体系中运用比较普遍。

在跨文化交际中,如果交际双方采用的是不一致的各自话语系统中的主导礼貌策略,语用失误就可能发生。例如:

英国一位教学法专家初次来华讲学,临别前被邀出席一次晚宴。席间,我们的一位教师当着各方宾客的面,问他一年拿多少薪水?他感到十分尴尬,本想含糊其词,又恐失礼,最后只得如实说出。回来以后长叹一声说:“I had a most bizarre day. (这一天过得真太怪了。)”(胡文仲, 2002, p. 3)。

2.3 谦逊准则

利奇的谦逊准则强调的是尽量少赞誉自己，而汉语文化中的谦逊重点则在多贬低自己，它构成汉文化礼貌的特色。中国人听到对方的赞语或恭维时，一般都要表示不同意，然后谦虚客套一番，或者反过来赞美对方以示自谦。这样的礼貌规则如果在跨文化交际中可能带来交际失误。例如：

一位中国学者到外国一个研究部门合作一个科研项目。外国专家高兴地说“欢迎你来和我们合作！”中国学者谦虚地说：“哪里，不敢当。本人才疏学浅，水平有限，很荣幸有机会来贵国学习深造。”结果外国专家信以为真，有些失望地把这位中国学者安排到实验室洗试管（张先亮，2000，p. 42）。

谦逊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普遍性，但是在不同的文化中的表达不尽相同。此例说明不是外国人不需要谦虚，而是中国学者认为贬低自己是谦虚礼貌的表达方式。正是此种中国式的礼貌，使外国专家不能了解中国学者的业务专长和研究能力，结果导致跨文化交际话语理解偏差。

2.4 礼貌话语结构模式

不同语言的礼貌话语结构模式各异。如英语中的礼貌语相当一部分是情态动词句。情态动词在英语中有特殊的语用功能。情态动词有区分疏远或亲近、得当或失礼的功能。例如，“*Might I use your dictionary?*”由于使用“*might*”时句子包含尊敬之意，因此用于请求允许时更加自然些。情态动词的这种用法，是汉语文化中所没有的。汉语礼貌话语中的结构不存在借助情态动词的形式。中国人在十分高雅庄重的场合为了显得礼貌得体，一般使用半文言的带敬意词汇的句式，如：“承蒙光临，不胜荣幸”、“鄙人不才，敬请指教”。

在跨文化交际中如果不注重礼貌话语结构模式的差异，交际者在交际中可能出现语用失误。例如：

“*What time is it?*”是正确的句子。但是它并不是在任何语境下都是准确的。比方说你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向一位并不熟悉的外国人问时间，使用上述英语时语气不够委婉，人家就会觉得你没有礼貌。你应该先说一句“*Excuse me.*”然后再说“*Could you tell me what time it is?*”这样人家自会乐于把时间告诉你（姚普光，2001，p. 31）。

3. 结 语

礼貌是社会群体共有的普遍现象，但是不同民族礼貌表现形式不同，所以交际原则也不尽相同。在跨文化交际中，人们需要能够恰当地选择礼貌语言，适时传递礼貌信息。研究表明跨文化交际语用失误与权势距离下的礼貌、礼貌策略、礼貌谦逊准则、礼貌话语结构具有密切的联系。在跨文化交际中只有遵循同一礼貌模式进行交际礼貌才被看作是正确和得体的。如果在跨文化中以本民族的礼貌行准则和社会语言准则来判断、解释交际中的礼貌现象就可能造成交际语用失误。

参考文献：

- Sana Reynolds & Deborah Valentine. 跨文化沟通指南[M]. 张微, 译.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
 陈晓萍. 跨文化管理[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
 何兆熊. 新编语用学概要[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2.
 何自然, 陈新仁. 当代语用学[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4.
 何自然. 语用学概要[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8.
 胡文仲. 超越文化的屏障[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2.
 刘凤玲, 戴仲平. 社会语用艺术[M].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2.
 刘凤玲, 戴仲平. 社会语用艺术[M].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2.
 罗纳德·斯考伦, 苏珊·王·斯考伦著. 跨文化交际: 话语分析法[M]. 施家炜,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姚普光. 影视地道英语[M]. 广州: 世界图书出版社, 1998.
 张先亮. 语言交际艺术[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0.

Cross-cultural pragmatic failure and politeness

ZHENG Hong-wei

Abstract: Polite language is an effective means of promoting communication for people. Politeness is universal, but different cultures have different demands for polite behaviors and speeches in terms of expressing politenes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cross-cultural pragmatic failure has a close link with politeness. The paper analyzes cross-cultural pragmatic failure from the points of politeness under power distance, politeness strategies, modesty maxim, and polite language structure. The conclusion is that politeness is correct and appropriate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when people follow the same mode of politeness, or pragmatic failure is liable to occur.

Key words: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pragmatic failure; politeness

(Edited by Robert, Jessica and Stella)